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八六三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新絳市騾馬大會啟事

新絳市原訂於四月十日舉行騾馬大會，當時因敵機騷擾，爲避免羣眾遭受無謂損失，故緩期舉行。現臨汾已獲解放，晉南全境已無敵踪，茲應羣眾要求，決定於七月十二日（舊歷六月初六古會）召開騾馬大會半個月，同時舉辦生產展覽會，此次大會貨物準備更加充分，羣眾所需應有盡有，尚希早日蒞臨爲荷！

新絳市騾馬大會籌備會啓

通知

興縣黃家坡鶴子墕土洞於四月二十日動工重新修理，以利交通，四月十三日通知在動工期間，停止汽車及大車通行，此工程已於六月十一日竣工，恢復交通，特此登報通知。

興縣縣政府六月十一日

收買硼砂啓事

本廠大批收買硼砂，欲出售者，請到磧口韓紹康藥店接洽，看貨議價。

聯防軍區製藥廠

中共東北中央局關於保護新收復城市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

（一）從去年夏季攻勢後，東北許多城市相繼爲我軍所收復，將軍現在困守的幾個孤城亦即將爲我軍所全部收復。過去在我軍游擊戰爭時代，我們基本上是依靠廣大農村，佔領的城市不但比較少，而且常常不能保住這些城市，所以雖是我們從來即注意城市政策，反對亂抓亂沒收，但在佔領城市之後，從城市中有政策地有計劃地有組織地搬運出某些必需的物資，是必要的，正確的。現在形勢已經根本變化了，我們不僅佔領了很多城市，而且這些城市已鞏固地爲人民所有，而且戰爭已是大規模的大兵團的集中作戰，不僅要依靠廣大的農村，而且要依靠城市，如果我們不改變過去的觀點，還依舊的觀點來看待城市，那就是錯誤的了。在內戰時期、抗戰時期，我們長期沒有城市，感受沒有城市的痛苦，現在我們有了城市，就應當愛護城市，發揮城市的作用，使城市產生更多的軍需品和日用品，來支援戰爭，來繁榮解放區的經濟。現在的戰爭，沒有城市的支援，沒有鐵路的運輸，是不能取得最後勝利的。每個革命軍人、地方黨政人員、解放區人民，都應該把城市看作是人民革命戰爭取得最後勝利決不可少的力量，應該嚴格遵守黨和政府的工商業政策、城市政策和法令，反對亂抓物資的本位主義，反對片面的所謂羣眾觀點，防止破壞城市，破壞工商業。不但這樣，現在即使某些城市在佔領後還可能同敵人反覆爭奪，也不應加以破壞，因爲那些城市遲早也是屬於人民的。

（二）在過去所收復的城市中，除少數城市外，都曾發生過違犯黨的城市政策和工商業政策的行動。東北局、東北軍區司令部和政治部雖曾屢次對攻城部隊和地方黨委指示，必須嚴格執行黨的城市和工商業政策，雖在這方面已經有了許多改進，但一直到攻佔四平、鞍山，收復吉林時，違犯城市政策和工商業政策的現象仍然繼續發生。產生違犯城市及侵犯工商業政策的有下列幾種情形：第一是某些攻城部隊紀律不嚴，對黨的城市政策、工商業政策教育不夠，本位主義地亂抓物資，違犯紀律，不講政策。第二是某些部隊的後勤人員如供給、衛生、通訊、輜重等機關人員，藉口「軍用」，藉口沒收蔣僞「敵產」，因而侵犯工商業，搬運器材，拆卸零件，拿走皮帶，損害工廠設備等等。第三是某些後方機關各單位的生產人員，只顧本單位的利益，到新收復的城市搶購物資，做買賣，擾亂新收復城市的金融物價。第四，一部份城市貧民由於國民黨造成的飢餓與極端貧窮，在戰爭中及戰爭結束後，乘機「發洋財」，而部隊人員時常從片面的所謂羣眾觀點出發，不僅未加說服與禁止，反而採取放任態度，而潛伏的特務分子和流氓，則更加乘機破壞搗亂。第五，四郊農民自動進城抓逃亡地主清算，因而破壞一部份同地主聯系的工商業。

城市和工商業遭受破壞最嚴重的，第一是蔣僞的公營企業、商店、醫院、市政機關。各部隊各單位的人員，在城市打開之後，沒有把這些企業和財產看作是國家的人民的企業財產，加以保護和愛護，而仍然看作是蔣僞企業財產，隨便搬運拆卸，致使遭受嚴重損失。第二是過去與蔣僞有聯系的或與蔣僞合股的私人企業商店，由於其敵產部份與私產部份的界限未被分別清楚，因而使這些企業商店的貨物、器材被搬走、拆卸，以致遭受損失。第三是與蔣僞無聯系的企業、商店，僅僅因爲戰爭時期將軍部隊和傷兵駐紮在內，以致被懷疑與敵人有關，因而遭受侵犯。（下接第三版）

朔縣化莊所屬各村
互助貧苦村夏鋤口糧
荒青苗的威脅已減輕了

（新華社綏蒙電）朔縣化莊行政村各自然村間互相幫助，解決夏鋤口糧困難。該行政村在春耕時，會發動果實多的村莊幫助貧苦村，將莊稼種上。現在又到鋤草時期，有五個較小的貧苦村，因口糧困難不能開鋤。有些農民因沒口糧，把自己要鋤的地荒下，給別人打短工賺口糧。如孫家咀村農民孫丑三、孫滿西，今年各種地一百三十多畝，高粱、穀子急需要鋤；但沒有口糧，男人出去打短工，只留下女人娃娃在家裏搽苗子（即間苗），待打短工賺回口糧後才能開鋤。這樣遲鋤幾天，就要減少不少產量。工作團根據該五個村的實際困難，鼓勵各村間互相幫助。高升莊、化莊、西小寨、西辛莊、老君廟等五村，經過工作團及村區幹部代表，先後搽入互助運動，除捐出鬥爭果實限外，並在羣眾中展開互借。西辛莊，除抽出果實糧，解決了本村十四戶沒糧人家的夏鋤困難外，再抽出果實糧二石，幫助了外村。高升莊除以本村互借出的糧食和鬥爭果實糧，解決了本村二十七戶缺糧戶的夏鋤口糧困難外，並抽出高粱二小石、糜二大斗，幫助了外村。西小寨和老君廟兩村，除解決本村夏鋤困難外，共拿出粗糧二小石三斗、糜二大石幫助外村。這樣使薛家莊等五個貧苦村及高升莊等本村缺糧戶共一百三十三戶，四百零八口人的夏鋤口糧，大體上獲得解決，荒青苗的威脅已減輕了。（楊寶林、賀時在）

軍區政治部機關
已開始新的學習運動
第一週學習毛主席在晉綏幹部會上的講話
按時學習工作，克服自由散漫作風

（本報訊）晉綏軍區直屬機關部隊，最近開始了新的學習運動。記者十七日訪軍區政治部，正值午睡以後，幹部們正在專心閱讀毛主席「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據談：這次學習是從本月十四日開始的，幹部學習暫訂四個禮拜的計劃，第一週學習毛主席「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特別着重學習其中關於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部分，使大家對黨的總路線總政策有一概括了解，然後進入第二、第三兩週學習黨在目前的幾項具體政策，包括任弼時同志的報告「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一九三三年的兩個文件和「土改通訊」第十一期。第四週學習中央關於一九四八年工作指示（特別聯繫部隊如何保證完成晉綏一九四八年的工作）、「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和張主任在對敵鬥爭會議上關於三查報告的思想部分，聯繫檢查機關工作和自己。此計劃擬於七月初旬完成。爲保證學習，特規定每天午睡起床到晚飯，至少有二小時，爲學習時間，過去這個時間是工作，現在把學習也當作工作的一部分。早晚也規定按時起居，克服自由散漫作風。並將政治部的幹部編成了六個學習小組，其中一個是科長、部長組成的中心小組，參加中心小組的同志同時分別担任各小組組長，領導學習。每禮拜開兩次討論會。對戰士和雜務人員則採取上課方法，主要是講解「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具體問題。

據稱：自三查以來，政治部學習黨的文件即處於自流狀態中，看不看或多看少看全憑各自興趣，學習政策空氣很淡，有的同志只喜歡看小說，而不愛看黨的文件。最近發現部分同志對黨的政策很少了解甚至有許多錯誤的認識。在五月舉行的政工會議上，從下面來的代表更反映了部隊中許多違犯黨的政策的嚴重現象。政工會議對與會同志簡單舉行了一次測驗，發現許多同志閱讀晉綏日報只看國內外的軍事政治新聞，而對地方土改整黨消息是不看的，特別對第二版更很少看過，一般的認識是：「這些事情與部隊關係不大，不看也可以。」這些忽視黨報和忽視黨的政策的嚴重現象，大大警惕了政治部的同志們。政治部張主任在最近部務會議上特別強調學習政策之重要，接着即在軍區直屬機關部隊中組織了這次學習運動，其他各部學習情況尚不悉。

大同閻匪彈藥庫爆炸

（新華社綏蒙電）大同閻匪三十八師特務營工兵連之彈藥庫（帥府街），於六月五日下午七時突然爆炸，炸燬地雷、飛機重量炸彈（長三尺餘）及黃色炸藥很多，炸燬房屋四十四間，該庫周圍五、六百米以內地區的門窗玻璃均被震燬，炸死閻匪士兵十人，傷二十二人，炸死市民十人，傷七十九人。

臨汾六中等學校師生
識破閻匪欺騙宣傳消除恐懼
成立校委會籌備復課

（新華社呂梁電）受閻匪長期反動教育與欺騙宣傳的臨汾六個中等學校師生，經我工作隊宣傳民主政府各種政策及他們目睹許多具體事實後，對我害怕心理業已消除。閻匪會向他們汚衊我黨有「二十四刑、三十六殺」，「今天不殺明天殺」，「白天不殺黑夜殺」，「前方不殺後方殺」等等。特別是東關爲我解放後，閻匪又造謠說：「八路軍用鐵絲穿在男人的鼻子上拉走，把婦女衣服脫光，用汽車運走。」造成各校師生日夜不安。我民主政府進城後，在安民佈告中指出：「保護城市居民、商人、工人、學生、外僑及宗教團體生命財產安全」，並向他們講解我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特別是組織我軍攻佔東關時解放的學生（他們被編入匪軍當兵或被迫修築工事），以他們在解放區一個月來的親身經歷，向自己的同學和教員宣傳，至此，閻匪的欺騙宣傳，遂完全粉碎。許多師生都後悔地說：「早知道共產黨如此，那裏還用害怕逃跑，那些逃跑的同學眞冤枉死了！」（按：我軍破城之際，許多青年學生和教員被編入閻軍，隨蔣閻潰匪跳城逃跑，跌死及死於亂軍中者很多。）許多師生都沉痛控訴蔣閻匪軍以刺刀逼着他們上火綫築工事，使許多同學作了無謂犧牲。他們又控訴閻匪「特警隊」與「返幹隊」（我放回之閻匪人員，均須入該隊受訓）等特務機關殘殺知識青年的罪行說：「閻匪宣傳的八路軍「殺人」，正是他自己的勾當。」洪洞中學訓育教員郭廉參加過「同志會」與「同志先鋒隊」，很害怕，說自己是「司務員」。當他了解我黨政策後，即坦白出來。現在各校學生已紛紛返校，如女子師範原來跑的剩下一兩個人，現已回來三十餘人。臨汾師範跑的剩下十多人，現已回來五十多人。臨汾中學只剩下十餘個病人（做工闊病的），現已回來四十餘人。各校並已成立校務委員會，領導同學學習時事及我黨政策，並籌備復課。

朔縣程西河底
貧農洪來運愛護耕牛
節省食糧買牛料每夜夫婦輪流喂 一條要臥圈的牛喂得一樣能耕地

（朔縣訊）程西河底貧農洪來運愛護耕牛受到農會表揚。在土改中他分到一條十五歲口的老牛，最初牛老要臥圈，十多天動起不來，他就每天給牛熬一鍋米湯喂，天寒冷時，他就找塊被子給蓋上，夫婦倆每夜輪流給喂八次。人吃榆葉嚥糊糊，節省下糧食，又給牛買了一百多斤麻餅料。這樣辛苦的喂了半個月，把牛喂壯了，一樣能耕地了。洪來運這種愛護耕牛的精神，在農會開會時，得到羣衆一致的表揚。（張彥）

河津樊村
打下扣伏地基礎
用果實解決了耕畜問題

（新華社呂梁電）河津三區樊村羣衆，用鬥爭果實買驢、牛，解決了全村畜力問題。該村鬥爭果實分配後，除下銀器及零碎東西一部，變換成本幣，買回驢六頭、牛十一頭，連同已有之牲口六頭，共二十三頭。根據牲口之好壞，兩戶或五戶夥分一頭，共解決了十六戶農民的畜力問題。麥收中，該村羣衆即在這一基礎上，以牲口爲中心，組織變工互助。貧農張具任滿學的一組四戶，五個勞動力，三天分到驢一頭，共麥田二十一畝，三天即將麥大部運回。現該村每個牲口以耕地三十畝計，畜力不成問題，已爲扣伏地打下基礎。（溫葆眞、方楓）

離石結繩塌村農民
夥買羊積肥

（離石訊）三區結繩塌行政村農民，合夥買羊積肥。結繩塌本自然村王治華、楊德壽等四人，夥股買了二十一隻綿羊，羊價三百五十萬本幣，合小米七斗，他們把羊作成三大份六小股，共推王治華負責放羊，今後羊的吃藥、鹽毛、生羔子，賠錢或賺錢，均歸放羊人負責，其他人只是得一半糞。三山集自然村劉增武、劉增福等六戶，也合夥買了三十五隻山羊，羊價一石一斗小米，除政府貸給的六斗「羊貸」外，其餘五斗是他們節約和副業生產中得來的。劉增武有兩個勞動力，他也會放羊，大家就選舉他放羊。辦法和結繩塌王治華他們一樣。現在代表會正研究如何把羊貸都用到買羊上。羣衆說：「地近不如上糞，現在政府幫助咱們，再沒那樣好了。」各自然村已都組織人出去打探買羊。（李一）

興西區官莊等村遭雹災
青苗二千多垧被打毀
官莊代表會組織畜力領導補種

（興縣訊）本月二十日下午，四區官莊、賀家灣、固賢等三行政村突遭雹災。據縣府派人調查結果，受災最重的有七個自然村，共打壞青苗二千四百垧以上。如官莊、孫石兩村，即被打壞青苗六百一十垧，所打青苗主要爲鋤過的穀子（未鋤的穀苗稍小，扶起來還能頂事），豇、黑、菀豆、高粱、糜子、胡蘆、紅豆角等大部不頂事了，麥子有三分之一還許有點收成，山藥還不要緊。各戶受災輕重不同，官莊貧農魏子良，共種十三垧地都打了；中農劉雙留種二十七垧地，打的只留下三垧壞地，除四孔家全部莊禾打壞外，其餘人家被打的有多有少，只有個別戶沒受災。

爲幫助受災村莊羣衆補種，縣府特給該三行政村撥去蕎麥籽三十小石，區上又調劑蕎麥等種籽十三小石。官莊行政村代表會並計劃將全行政村人畜力用變工互助辦法，抽調耕畜給受災村突擊補種（種上蕎麥再還工），保證把被打壞的莊禾地全部補種上。（國玉）

保德西南溝
幹部帶頭組織夏鋤變工

> 大部穀子鋤了頭遍，抽出剩餘勞力担糞奶菜，做小買賣。

（保德訊）一區西南溝村幹部，帶頭組織起小型夏鋤變工組。全村在雨後把六十五垧糜子檢種完畢後，農會即召開會議，幹部夏鋤變工，村主任李八十九說：「咱們村幹部們先組織起來，給大家來帶頭。」和羣衆商議研究結果，都同意三戶五戶鬧小型變工，誰願意和誰變，當時李和小、李丑娃等四戶就自找對象變在一起，李桂林、李保懷四家也自願編了一組，共組織了四個組，有十四戶，十六個勞動力參加，採用計工記賬辦法。在七天內共鋤穀子一百一十一垧（全村共種穀一百六十垧），夏田一百多垧。李八十九、李四孩說：「咱今年種的穀子、黑豆、山藥一定要鋤三次，把莊禾作務好。」六十七歲的李三孩老漢說：「我種的六垧地，一定要鋤三次，多打幾斗糧。」變工組節餘出的勞動力，每天到七里外的城東關担毛糞、奶菜，楊人、拴人、侯應小等人，並出外販賣零星小鹽鹼，賺取解決一小部分口糧。（工農通訊員趙玉）

× × ×

興縣任家塬
農會開會發動夏鋤 羣衆自願組織變工

（興縣訊）四區任家塬自然村農會開會討論夏鋤時，提出組織變工的問題，到會羣衆對往年變工進行了檢討。同時，大家一致說今年草大，莊稼稠，需要動員起來突擊鋤，才能不荒地和多打糧食。最後對今年的變工提出三點意見：（一）今年生活不一般，吃飯各吃各的，長出工者補飯錢。（二）誰的莊稼當緊鋤誰的，先務作務，大家討論，民主決定。（三）折工記工，不打分數，按習慣公平合理原則下，由各組自行規定。在會後，以代表、積極的貧僱農爲中心，六個個別進行活動，不拘形式的自願組成，六個變工組，參加變工的二十八戶，三十二人，其餘未參加的，繼續推動發展。與組織夏鋤同時，並給十九戶缺口糧的人家發放半個月的口糧（四小石），現在，大家正積極鋤地。（白仕榮）

保德韓家川群衆
秋田已鋤過一半

（保德訊）四區韓家川行政沙坪自然村，八十六戶人家，種完一千二百六十多垧地全部以後，即轉入夏鋤。本月九日發放貸款與動員夏鋤時，大家說：「今年不只不叫荒下地，還要比往年早鋤細作務。」四區因爲今年開犁早，經過土改，羣衆土地大體平均，都有剩餘勞動力，一致提出要早鋤、多鋤、細鋤，爭取一般莊稼鋤三次，從多鋤中增加產量。對於缺短夏鋤口糧的，經過羣衆研究和代表會的審查批准，給五十二戶貸了一千四百零四兩貸款（合米七石八斗），幫助解決鋤苗中的困難。衆人說：「這次貸款，和下了一場好雨一樣，正在緊要關頭。」羣衆得到貸款後，趕着鋤田。現在全村一千二百六十多垧秋田，早已鋤過了六百多垧，早穀子已有鋤了兩次的。（武海忠）

互助互借
幫助困難戶生產

（河曲訊）六區後石板溝村，張三友（退伍軍人）自動將自己節餘的糧食，給貧農韓官保、韓乃吉每人借了二斗，又給貧農馬毅其借了一斗六升（一垧大斗）。他們在三友和政府貸糧幫助下，秋田已全部下種，官保還開了二垧生荒。該村六月初開支部黨員大會時，對張三友同志這種階級友愛的模範行動予以表揚。（張樹誠）

又訊：泥彩村榮譽軍人牛六小，最近領回二百斤撫卹米後，自願拿出二斗，借給王二紅、苗六漢兩家進行生產。（文裕、玉珍）

（興縣訊）三區曹家坡自然村，農民白多兒，給賀廷清等五人借出九斗三升粗細糧。中農曹者堂等三戶，也自動借出一石九斗多糧食，幫助沒辦法的八戶人家，種上一百七十九垧地。（曹喜才）

隰縣馮家行政村
幹部深入羣衆積極領導
二千多畝荒地已全部下種

（新華社呂梁電）隰縣二區馮家行政村，共九個自然村四百三十五戶人家，除將原有熟地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三畝全部下種外，截至十三日統計：全行政村又開荒二千零六十三畝（其中熟荒僅四百五十二畝），且已全部下種，爲全區生產成績最好村莊。該行政村在春耕開始時，羣衆生產情緒不高，村區民兵副大隊長都存明即協同村長、中隊長等，分頭深入各自然村羣衆中了解情況。當時發現羣衆的生產顧慮是：一、臨汾還沒有打開，世道還不知怎樣變化；二、顧慮負担問題；三、土地還沒有分，現在開下荒，務好地，秋後還不知是誰的。針對這些情況，幹部即利用各種方式進行了時事宣傳及政策教育，在幹部會上、改定成份會上、生產會上，給大家講了階級的分析標準，公糧負担辦法，開荒生產獎勵辦法，宣佈誰開下的荒是誰的，調劑過的土地，秋後盡量不再打動，消除羣衆對生產的顧慮。特別是幹部所主持的不定型的三三兩兩的談心會，收效很大。惡習自然村在宣傳開荒條例後，有些羣衆仍觀望不前，村主任石如才首先起來帶頭開荒，影響了全村二十八戶人家捲入開荒熱潮，全村共開荒四百多畝。在解決羣衆生產困難上（主要是解決了口糧），除把救濟糧、鬥爭果實合理使用外，並組織了互濟互借。全行政村在開始統計沒吃的戶口時，報名的就有二百一十五戶，後經向羣衆個別調查及開談心會，結果只有六十六戶是真正需要貸糧和分糧的。特別是蝎鑌山自然村，原有十七戶叫喊沒吃的，後經調查，只有貧農石姚一戶眞正揭不開鍋，他老婆出去要飯，供他吃上開荒，後給他解決了六升口糧，生產更積極了。老龍神自然村二、三月曾兩次貸種籽及口糧，最近又有十戶口糧困難，幹部發動互濟互借，在保證有借有還後，中農王福全說：「這是好事情，大家稍緊些，就接上夏田了，我自願借出二斗。」結果全村借出了一石，解決了十戶貧僱農的困難。爲解決牛草困難，惡習自然村實行了上午牛耕地，下午放青，用人拉犁拉耱以代牲畜。（苗風）

我軍某部醫院人員
幫駐地群衆割麥

（新華社呂梁電）人民解放軍某部醫院，積極幫助駐地羣衆割麥。麥收開始，該院接到上級幫助羣衆搶收指示後，所有工作人員和輕傷員都爭先報名。領導上根據醫院具體情況，將所有能抽出的力量組織起來，交由農會統一分配。幫助對象大部爲貧苦軍工烈屬及貧苦羣衆。共幫工六百二十一個，割麥一千一百四十畝。在搶收中，二連女護士葛桐清割的快，又乾淨，別人丟下的麥穗，她都拾起。院部王科長、苗股長和不久前解放過來的鮑大夫、六十高齡的白大夫等也參加割麥。三連休養員鎮玉安頸上有傷，每天割四畝半，七天割了三十一畝。割麥中，所有人員都不吃羣衆的飯，軍民關係極爲融洽。

邊區雜聞

周根元盡心包耕 仰秀媽滿心歡喜

岢嵐閻家坪趙仰秀自從參加人民解放軍後，家中只留一個年老的母親，羣衆對仰秀的母親照顧得很好。從鬥爭果實及貸糧中，先分給了五斗九升粗糧、五斤細糧、一百五十斤山藥、土改中分到七垧半土地，農民周根元自願給包耕，並保證務得不比別人少。羣衆對周根元這種精神，一致贊揚，給周根元記上三十九個工。現在那七垧半地都已按時下種，而且苗子長得很好。老婆婆不喜的說：「我滿心願意讓我的兒子在前方打國民黨，不回家打糧食。」（楊全、介鳳、石榮、閻錫山、李珍、序和）

吉縣南耀村羣衆 幫助七十歲的熊老漢生產

吉縣兩耀村熊老漢今年已七十歲了，沒兒沒女，老婆又是個瞎子，過去討吃過日子。今年土改時，農會給他分了十堆（三堆折二畝）好的種瓜地，因他年老挖不動，羣衆就給他挖了一百多窩瓜窩子，青年人和永善、保娃等幫着把瓜子全部下種了。羣衆還從鬥爭果實中給他解決了三斗半糧食；困難時，農會又給他解決了吃水問題。在羣衆幫助下，熊老漢更加起勁地務營他的瓜田。（周儒林）

窮人有了地，不愁翻不了身

河曲深溝王牛兒，一家四口人，從前只有三垧顧不住吃的地，長年攬工打短。今年種了去秋翻過的十二畝荒地，又在村邊開了十二畝生荒，連土改中分到的共有了二十三垧半地。他嬸指着長得綠油油的莞豆說：「咱今年可有辦法啦，我甚也不愛，窮人只要有了地，不愁翻不了身。」（婦女通訊員劉占榮）

我蘇北兵團進襲隴海東段 掃清海州外圍據點

切斷徐州海州交通殲敵二千餘

（新華社蘇北前線廿三日電）解放軍蘇北兵團一部，突然出現於隴海鐵路東段蔣軍蘇北戰略要地海州（東海）外圍，經一週戰鬥，全部掃清了海州及其以東重要新浦外圍據點，截斷徐州、海州間之鐵路及電訊交通，並消滅了蔣軍整四四師、八三師及土頑等各一部共二千餘名。戰鬥自八日夜開始，我軍首向海州以西隴海線上之阿湖、城頭、薛埠、房山等地（在海州至新安鎮間）進擊，殲滅蔣匪整四四師、整八三師各一部共六百餘名，當即控制莊埠及其以北隴海線上之牛山車站。十三日續克海州新浦外圍之刁墨圍及小東關（新浦北二十里）兩據點，殲土頑兩個保安中隊。十四日又克海州西北三十餘里之重要據點墩尚鎮，全殲守敵整四四師四八四團之第三營及贛榆縣政府、保安團三個中隊、自衛隊、區署等共一千四百餘名，其中俘偽敵贛榆縣長賴德頤、大隊長蔣家霖以下四百餘名，生俘敵贛榆警察局長兼縣府主任秘書王旗之等以下一千餘名，繳獲迫擊砲、六零砲共六門，輕重機槍四十五挺，衝鋒槍十四支，長短槍六百二十六支，電台兩部，電話機四架。與此同時，我軍一部挺進新浦飛機場附近，場上敵機連夜起飛逃去。另部則將海州西四十里白塔埠之敵工事焚毀。至此，蔣軍在隴海東端黃海岸上的重要海港城市——海州已陷於孤立，海州蔣軍恐慌異常。

漢水南我粉碎敵「清剿」

殲敵兩千八百餘人

（新華社中原前線二十三日電）江漢解放區漢水以南地區軍民，經過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底一個半月的戰鬥，殲敵兩千八百餘人，勝利的粉碎了蔣匪對該區第三次的「清剿」。當去冬今春我軍粉碎了蔣匪對漢水以南之第一二兩次「清剿」，並殲滅匪軍兩千餘人後，蔣匪爲確保沔州（即江陵）沙（市）江防，採取所謂「縱脚固點、聯綫擴面」的戰術與極慘酷的「三光政策」，以及軍事、政治、經濟、特務相結合的所謂「總體戰」。除動員該區府團之一九二旅三個團，湖南保一旅兩個團，五十六師之四十九團及湖北第四專署保安總隊外，又糾集五十二師之八十二旅的二四四團、二四五團，三三旅之九十九團、湖北保一旅之第三團等共十一個團的兵力，並且收編了大批慣匪、流氓、地痞、惡霸等組織「清剿隊」，由第十六綏署統一指揮，於四月中旬起，以漢宜公路及長江沿岸各據點爲依託，分向東西南三面同時合力進剿，妄圖將我軍壓縮圍殲。爲粉碎此一狂妄計劃，我分區武裝先發制人，在廣大羣衆幫助下，當敵人尚未全部佈置就緒時，主動出擊，首於四月十六日在潛（江）北之蘇家港，將向西竄深入我內地之八二旅二四四團大部殲滅，反「清剿」之勝利序幕就此揭開。東綫方面：我軍由四月二十六日起，在漢（陽）沔（陽）地區，先後擊潰蔣匪九九團、湖北保一旅等共三個團的進犯，同時我軍另部北渡漢水，夾擊匪中心據點仙桃鎮（在沔陽東北），守敵九九團腹背受敵，不得不棄鎮逃竄。五月十六日，我軍又突擊於西線發動猛烈攻勢，一舉攻克漢水西岸重鎮沙洋（潛江西北），並乘勝沿漢（口）宜（昌）公路西下，連克荊州東北及以北之後港、十里鋪、四方鋪、龍會橋等重鎮，直迫荊州與沙市城郊。此際，蔣匪手忙腳亂，既怕失掉荊沙，又怕我軍乘勝渡江，乃一面倉惶集中主力守城，一面急調駐岑口之四九零團退守長富北岸之新堤（在沔陽以南四十餘公里）。至此，蔣匪省「清剿」部署，全被打亂。我軍復乘此機會，以極機動迅速的動作，揮戈指向東南，在丫角廟（沙市以東）殲敵保四旅之一個中隊，接着又圍攻敵江防外圍據點監利西北之普濟觀，卅九、一九二旅一個團又一個營共一千五百餘人。在我軍這一大擠的震懾下，江防沿岸各據點的敵人紛紛慌忙回竄。蔣匪此次所吹噓的「總體戰」，乃告全部破產。現該區我軍控制漢水綫三百餘里；北至漢水，南至長江岸邊，西至漢宜路，東至漢川對岸繫馬口，此廣大地區內已無敵蹤。

我軍斬斷平承鐵路 攻克軍事要點石匣鎮

北寧路北側戰役我殲敵六千餘人

（新華社冀東前綫二十三日電）十九日晨，人民解放軍一部攻克（北）平承（德）路冀熱兩省咽喉地帶之蔣傳軍軍事要點石匣鎮，及其附近據點小營，控制平承路密雲、古北口間五十餘公里。密雲、懷柔間鐵路公路交通，也告中斷。攻克石匣鎮、小營兩地戰鬥中，全殲敵保安第十三團及聯地方團隊「伏會」一部。俘敵團長以下一千四百五十一人，繳迫擊砲三門、輕重機槍五十二挺、長短槍六百三十三支、火車一列、汽車五十二輛。

（新華社冀東前綫二十三日電）華北人民解放軍一部，此次奇襲北寧綫唐山、灤縣段北側，自六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經五天激戰，先後收復豐潤城及榛子鎮、任各莊、野雞坨、高麗舖、關家舖、崔馬莊、娘娘廟等軍事要點多處，殲守敵河北省保安第二十七、第三十七兩個整團，及六十二軍一五一師四五一團，一五七師四四團，一五七師四七一團各一營又兩個連。初步統計：斃傷敵一千二百三十一名，俘敵四五一團一營營長王上斌以下五千零六十名。繳獲迫擊砲二門、六零砲十二門、火箭筒三個、擲彈筒一個、重機槍十三挺、輕機槍一五九挺、衝鋒槍三十支、步槍二千七百一十六支、短槍八十四支、牲口一百一十二匹、汽車兩輛、電台三部、電話機十架、各種砲彈二百七十四發、各種子彈二十六萬二千七百七十發。

冀魯豫地武收復東明

平西石景山我殲敵一部

（新華社冀魯豫二十三日電）我冀魯豫地方武裝某部，十六日收復東明縣城。守敵六十八師八十一旅砲兵營及縣府等，在我各路勝利震懾下，於十六日分股棄城逃竄。同日，衛（濮）考（城）公路上要點、馮頭之敵也狼狽逃竄。現東垣（新設縣，原東明、考城各一部）、南華（新設縣，原衛澤、東明各一部）境內已無敵蹤。又電：我冀魯豫某部地方武裝，十五日在單縣大黃莊伏擊匪第五軍工兵營及偽十一專署特務隊等，斃傷敵二十餘名，俘營長以下百餘名。繳獲小砲一門、輕機槍六挺、長短槍一百二十餘支。十四日，另部地武在魚台西北張莊殲蔣匪一三九旅一部，斃俘匪連長以下四十餘名，繳獲小砲一門，輕重機槍三挺，衝鋒槍兩支。

（新華社華北二十三日電）我平西地方武裝配合地方武裝工作隊，於六月七日，在石景山（在北平以西二十餘公里）附近襲擊偽「還鄉團」六大隊一小隊。計斃傷敵中隊長劉玉堂（斃）以下二十九名，俘敵三十六名。繳六零砲一門，輕機槍二挺，長短槍二十九支。十日，我另部地方武裝及民兵一部，在定興二區閻村（固安一帶）伏擊企圖搶麥之敵新二軍三十一師輜重營之第一連，俘敵二十一名，斃傷敵二十餘名，繳長短槍二十多支，殘敵狼狽回竄。

中共東北中央局關於保護新收復城市的指示

（上接第一版）

（三）產生這些情形的原因，第一是由於對新形勢下城市的重要作用認識不夠，對過去可以從城市中撤運某些物資而現在不能撤運的道理還沒有認識，還是以游擊戰爭的觀點，還是以農村的觀點來看城市，還是以為佔領城市只是暫時的。第二，是黨的保護工商業政策及保護城市的政策，在部隊中和機關人員中教育不夠。第三是對一個個單位的局部利益應該服從革命的整個利益沒有認識，對個人的暫時利益應該服從革命的永久利益沒有認識。第四是部隊嚴格的執行紀律不夠，有些強調「部隊辛苦，拿一點東西難免的」的錯誤思想。第五，是沒有實行佔領城市的初期的軍事管理，把保護新佔領城市的責任明確地全部交給攻城部隊的最高指揮機關。應當指出，產生這些現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由於某些部隊的指揮員、政治委員及政治工作人員以及某些地方黨政的領導人，沒有嚴格地貫徹黨的工商業政策和城市政策，甚至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

（四）為使今後新收復的城市能夠搞得更好些，使新收復的城市和工商業免於破壞，很快就能為戰爭為人民服務，特決定：

第一、在新佔領城市實行短期的軍事管制。在新佔領城市初期，必須由攻城部隊最高指揮機關組織統一的軍事管理，接收所有入城工作的地方黨政機關及工作人員，一律歸其指揮。為此，可以組織軍事管理委員會，吸收地方黨政負責人參加，將保護新佔領城市的全部責任，交由軍事管理機關擔負。擔任軍事管理的司令員和政委，必須向黨、向民主政府、向解放軍、向人民採取最負責的態度，來保護新收復城市。軍事管理的期間長短，依我軍情況與城市情況，由更高的軍事指揮機關規定之。在城市秩序大體穩定後，即命令宣佈取消軍事管理，把城市管理的全部權限交給城市市委、市政府，並指定一定部隊為城市衛戍部隊，衛戍司令部受市委領導，市委書記兼衛戍部隊的政委。在新舊交代時，必須實行正式移交手續，不得馬虎，並應開會檢討軍事管理時期的工作，分清責任。

第二、新收復城市初期的軍事管理機關及以後的市政府和市委，有全權處理一切違反城市政策和法律的事件和人犯，但他們必須與上級領導機關及東北行政委員會和東北局有密切聯繫，一切重大事件必須事先向上級請示，事後作報告。

第三、攻城及入城部隊，應遵守事項：

（甲）必須普遍的從軍政幹部直到戰士，進行黨的城市政策、工商業政策的教育，對指定的攻城部隊，必須在戰鬥之前，專門進行愛護城市保護工商業的擁城紀律教育，對這種教育，必須檢查是否普遍，是否深入。

（乙）規定攻城部隊只有保護城市工商業之責，無沒收處理之權。攻城部隊無論對蔣偽公營企業、銀行、倉庫、商店、市政機關、醫院、學校，及私人企業、商店等，均無沒收處理之權。相反地，在戰鬥中及戰鬥結束後，攻城部隊應派出必須的隊伍加以保護，禁止任何人擅自進去搬運機器、物資和器材。

（丙）規定攻城部隊可以俘虜的敵方人員，只限於敵方武裝部隊及其他持槍抵抗的人員；可以逮捕的人犯，只限於破壞我方的軍事間諜、特務和破壞社會秩序的暴動分子以及明顯的重要戰犯；其他一切守法的黨政人員、經濟機關與文化機關的人員等，不應加以俘虜及逮捕，他們應在我方一定機關和人員命令之下，留在原來崗位，看管原來的機關、工廠、倉庫、物資，維持必要的工作，聽候交代，不得毀壞、毀損和隱藏。

（丁）規定攻城部隊可以沒收的，只限於戰場上的彈藥、武器、軍用品及軍用物資，而其他軍用物資部隊亦無權處理，此項軍火物資應代管，開列清單，繳交攻城部隊最高司令部及供給部，由後勤部統一處理。後勤供給部門隨部隊做部隊本身後勤供給，嚴禁止他們離開本身後勤而［……］，這樣就可真正做到一切繳［……］這是解放軍的三大紀律之一［……］當地合理分配也就成為可能［……］。

（戊）攻城部隊在戰鬥結［束後，除］需要維持城市秩序的一定數［量部隊］外，其他部隊均應撤出城外，前，必須看守之工廠、倉［庫］、市政機關等移交清楚。所［有部隊一］律不准住在工廠、醫院、［學校、教］堂。

（己）厲行獎勵與處罰，對［執行工］商業政策及城市政策有功者［給予精］神的和物質的獎勵，對違反城［市政策、］工商業政策者，必須徹底［追究，］據情節輕重，依法處辦。

第四、後方黨政軍民機關應遵守事項：

（甲）一切後方機關人員（包括東北一級和各省市縣級黨政軍民機關）在軍事管理時期，除派遣［赴新收復］城市擔任一定工作者外，均不［得］到新收復城市去購買物資或［……］。

（乙）經納東北一級一定［機關派遣］的人員，在進入新收復城市後，在城市軍事管理機關及以後的市委領導之下進行工作，凡［此等］人員有破壞工商業政策及城［市政策者］，當地市政府得隨時取消其［居］住之權，並給以處分。

（丙）各地黨委、政府、［尤其］是該城附近的縣區組織，［應教育］當地農民，不得進城自行［搬運物資，如必須進城］搬運物資，必須經過市政府批准，並［由市政］府合法進行。

第五、這一指示應在各省［委、各縱、］各師黨委中聯系檢查過去工［作進行］討論，並應在部隊中從幹部［到戰士，］在地方黨政機關所有人員中［進行］普遍的深入的傳達。

全國工人罷工 比共號召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合衆社布魯塞爾訊：比利時共產黨在比國二十五萬鋼鐵工人開始罷工之次日（十七日）發出通告，號召全國工人參加鋼鐵工人的罷工。比國第一工業城市列日之大化學工廠工人，已於十八日宣佈將在指定時間以內罷工，以支援鋼鐵工人。政府發言人於十七日承認：罷工已在「慢慢地但確定地癱瘓着全國工業的潛力。」同時，政府方面並深恐在比共號召下的罷工將造成「經濟紊亂」，從而拖延「定於明年初組織的荷比盧經濟聯盟」。

臨汾通訊

事實揭破造謠污衊

克仁　澤民

一、魯星海的「恐怖」

十七日的黃昏，天色已經灰暗起來，一陣猛烈的砲聲之後，臨汾街上嚓嚓的腳步聲更加雜亂起來，同生眼鏡店的老闆魯星海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這時候他的經驗好像告訴他說：砲不打，大概人家（指解放軍）進城了。

魯星海跟跟蹌蹌地走過去，緊緊地關上了大門，躲在後邊院子裏，心裏是七上八下的跳。蔣、閻匪的造謠宣傳，在他的腦子裏激烈地翻騰着：「長長地一條鐵絲，穿在許多人的鼻子上，拉着走」。「許多女赤人身裸體，在街上跑」，「擁擠的貨物被別人搬走」……總之，在他想來，打進城後，街上將會變得一團糟。

槍聲由城外一直響到城裏，這時他的思想簡直不能安靜片刻。他想着，「要是人家叫起門來，怎麼辦了？」他猶豫地對着他的妻子說：「你去聽着，要是打門，趕快給人家開門，好話多說。」他的妻子沒奈何地走出去，靜靜地聽着。

哨子在街上響，手榴彈在街上打，一切的一切都證明解放軍確實已經進城，但是沒有人打他的門。這時候已經大半夜了，外面的槍聲稀落了，繳槍聲都聽得很清亮。魯星海預料敵人繳了槍，就會輪到自己的頭上，心裏更加發慌了。可是這一夜，總沒有聽到什麼動靜。

第二天的早上，終於有人來叫門了，魯星海想這是「禍事來了」，他勉強的開開大門，還沒有來得及開口，一個提着槍的戰士就笑咪咪地說：「老鄉受驚了！這裏有頑固（即閻匪）沒有？」他慌忙迎上去，連聲答着：「有是有，他們昨天晚上就走了，只丟下幾顆手榴彈在這裏。」這個戰士只揀起了手榴彈，其他什麼也不動，並告訴說：「我們只要武器，不拿羣衆一針一綫。」說着轉身就走了。這時候魯星海長長地鬆了一口氣，詫異地想，或許碰見的是一個好人！但不知第二個人來又怎樣？不一會，又一戰士進來了，那個戰士好像對久別的朋友一樣和魯星海打着招呼，看了看沒有敵人也就走了。以後接連又有幾個戰士來過這裏，都是客客氣氣打着招呼，並且什麼東西也沒動一下。

可是，懷疑並沒有在魯星海的腦海裏徹底消除，他想，或許解放軍不是壞人，但是不能肯定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下午，東關的親戚來看他了，他沒有顧得說什麼話，就湊過去看人家的鼻子，他驚奇地說：「城裏二戰區（指閻匪）整天說：解放軍把東關的老百姓鼻子一個一個用鐵絲穿着拉走了，怎麼你的鼻子上沒有窟窿？」他的親戚笑着對他說：「那是胡說嘛！」

之後，一個帶着「工作隊」臂章的同志來了，魯星海對這次出乎意外的事，相信夠得還不確實，他總是仔細地觀察着工作隊同志的臉孔，並且有意提出許多問題，探聽口氣，這個工作隊同志，耐心答覆着各種問題，講保護工商業政策。於是疑團冰解了，工作隊同志走後，他就去找藏在外面的一個友人，他說：「回來吧，保險沒事！」

二、李蔣堯明白了

四月十日的下午，臨汾東關國民莊的經理李蔣堯，被閻匪六十六師抓進城去抬傷兵，剛一進城，解放軍就打進了東關。這位被蔣、閻匪徒欺騙宣傳所迷住了的南人，這時心裏是一陣痛一陣酸，他想他的老婆孩子一定被解放軍「糟蹋了」，「買賣充公了」，他整整一個晚上，他求天保佑：「寧叫東西丟了，不要把老婆孩子殺了。」

東關爲解放軍攻佔的第二天，蔣閻匪徒即在臨城散佈關於解放軍的「恐怖」，費盡心機的造謠污衊，在市民當中流傳起來，企圖以此來維繫其對市民的控制。什麼「某某經理被打死了」「某某經理的太太被八路軍脫光衣服拉出關外去了」。街上也貼滿了無恥的宣傳品，李蔣堯看到一張畫着一個女人被解放軍脫光衣服，站在墻下，他就似乎看見了自己女人的遭遇，而暈倒過去。

此後，李蔣堯寄居在城內茂盛永牛掌櫃那裏，牛掌櫃也有一個孩子，每當那個孩子叫爸爸的時候，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孩子，整天吃不下飯，睡不着覺。

到五月十七日晚上，解放軍又打進城來了，他想，這一下連自已也完了，他和牛掌櫃的一家人，都擠在一個地洞裏，等待解放軍的處置。可是事實怎樣呢？解放軍進來後，却都是客客氣氣的安慰他們，並且告訴他們說：「解放軍打臨汾就是爲了解救老百姓。」此時李蔣堯一面點頭，但一面仍不敢相信，心裏想「不知解放軍在耍什麼計！」等到天明，沒有什麼動靜，他想拚死也得回家看一看，可是牛掌櫃不讓走，到第三天，他偷偷跑回家去了，一進門，見一家人都在，他以爲見了鬼了。孩子一見爸爸回來，就大聲叫着跑到身邊：「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他的老婆也笑着說：「你過來吧，呆什麼，我又不是鬼！」接着他老婆就告訴他，解放軍如何幫助他們轉移到村裏，以免損失，政府又怎樣幫助借糧食，解決他們生活困難。這時李蔣堯的心放下來了，他連想到在城裏遇到的解放軍的客氣安慰，才明白了自己是被閻匪造謠污衊所迷住了，他又看見自己的貨物全在，連櫃上的鞋子也沒少一雙。他感奮地說：「我生在北平，走過太原、西安，這天下沒見過這樣好的隊伍，閻匪想用造謠欺騙來哄人，但事實會揭破他們的。」

社會服務

治禿瘡和扁虫的辦法

編輯同志：

我們村裏娃娃們害禿瘡的很多，還有些大娃娃長虫子，請告我們些治法。

上封村貧農團通訊小組

（一）治禿瘡的辦法

（一）用硫磺石灰各一半（看需要的是分量），加水煮成黃色的液體，等放冷後，拿來擦在頭上，一日幾次，輕者一兩日即可好。

（二）用麻油四兩，松香一兩，先把麻油煮沸，再把松香放在裏面燒化，用時先把禿瘡剃光，看見血印，就拿藥擦上。

（三）米泔水加白礬、花椒、葱頭煎湯熬洗也可。

（二）治扁虫的辦法

不論大人小孩如面色黃瘦，不想吃飯，發時肚子疼，口流清水，就是肚裏有虫的現象。

（一）使君子（中藥舖有）大人每次五錢，小孩三四歲可用一錢，六七歲可用二錢，十歲左右可用三錢，十幾歲可用四錢。空心吃下，一次不行可多吃幾次。小孩最好吃花塔餅（藥舖有）有虫治虫，沒虫吃上也不妨事。

（二）用鬚老葱頭搗汁，用麻油調服，或用麻油炒葱頭吃亦可。

論新民主國家的經濟計劃（二續）

陶大鏞

四　向匱乏宣戰

經濟民主的實質，就是「不虞匱乏的自由」。今天的東歐各國，正在向匱乏宣戰。在戰前，東歐是當資本主義世界的「貧民窟」，東歐人民的脂膏，都被經濟帝國主義吮得精精光光了！戰後新民主政權的樹立，才使東歐各國從獨佔資本的枷鎖裏解放出來。這個光榮的解放，始足保證反匱乏戰爭的澈底成功！

在反匱乏戰爭的過程中，每個新民主國家都追求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要使農業與工業的產量，超過戰前的水準，也就是要使國民所得提到一個高於戰前的水平。根據各國的經濟計劃，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的國民所得，將較一九三九年增加一倍；一九四八年保加利亞的國民所得，將較一九三九年增加半倍；一九四九年波蘭的國民所得，又將較一九三八年超過六分之一，至於二年計劃後的捷克與三年計劃後的匈牙利，就它們的國民所得而論，也都將超過一九三八年的水準。這兒，列了一張簡表：

表三：各新民主國家經濟計劃進展表（註A）（戰前水準＝一〇〇）（註B）

國別	一九四六	一九四七	一九四八	一九四九	一九五〇	一九五一
國民所得						
捷克	八四	九一	一〇五（註C）	—	—	—
保加利亞	八六	一一〇	一四四	—	—	—
波蘭	五〇	七一	九三	一一六	—	—
匈牙利	六六	八五	一〇〇	一一四	—	—
南斯拉夫	—	—	—	—	—	一九三
農業生產						
捷克	—	—	一〇〇	—	—	—
保加利亞	九一	一一三	一三四	—	—	—
波蘭	四〇	五七	六五	八〇	—	—
匈牙利	—	七五	八四	九四	—	—
南斯拉夫	—	—	—	—	—	一五二
工業生產						
捷克	—	—	一一〇	—	—	—
保加利亞	九一	一三四	一六七	—	—	—
波蘭	九一	九二	一二八	一五二	—	—
匈牙利	—	八八	一〇九	一二七	—	—
南斯拉夫	—	—	—	—	—	三二三

（註A）本表根據各國經濟計劃書及其他精確統計資料修正編成。

（註B）捷克的戰前水準，指一九三七年；波蘭與匈牙利，指一九三八年；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指一九三九年。

（註C）在二年計劃書中，並未列入。此數係假定爲農、工業生產之平均指數。

（編者按：南斯拉夫要在一九五一年生產五倍於戰前的商品。與上表數字頗有出入。但其他數字完全符合。）

看了上表，我們對於各國經濟計劃的將來，可有一個更明朗的遠景：

第一、各國到計劃完成的那年，國民所得都將超過戰前的水準，最起碼的，超過十分之一（捷、波、匈），最高的，幾乎超過一倍（南）。

第二、各國到計劃完成的那年，工業產量，也都將超過戰前的水準，這才是工業化建設的鐵的保證。

第三、到計劃完成的那年，波蘭與匈牙利的農業產量，還不能趕上戰前，那完全由於兩國的農業經濟，在這次大戰中，蒙受了難於補償的破壞。因而，匈牙利的三年計劃，是農工並重的。

現在，我們要問：像這樣一個雄心勃勃的生產計劃，是否具備它的客觀基礎呢？不用說，它實在是具備着的。一九四七年已過去了，我們從各方所得關於各國的經濟報導，足以證實各國第一年的生產進度，都已超出了預定的目標。自發的生產競賽的火焰，已在各國熾烈地燃燒起來。難怪一向視東歐爲「鐵幕」的「泰晤士報」，在最近的一篇專論裏，也良心發現似地寫下了這幾句頌辭：「靠着它們的努力，歐洲的經濟結構，將大大地進化。新市場與新資源，將會吐現。……在最近的將來，它們保證可有糧食與原料運到西歐來，它的份量，將達到甚至超過「巴黎報告書」（按指西歐十六國會議——筆者）向馬歇爾所提出來的數額。」（見一九四八、一、十該報專欄）所以，我們敢於肯定地說：東歐這一個反匱乏戰爭，在全體勞動人民的真摯而忠誠的擁護下，一定可以戰勝匱乏，消滅匱乏！